

孤

Gu

鸟

Niao



麦
洛
洛

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孤

Gu

鸟

Niao

麦_洛_洛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孤鸟 / 麦洛洛著. — 成都 : 四川文艺出版社,
2016.12 (2017.4重印)
ISBN 978-7-5411-4438-7

I . ①孤… II . ①麦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25899 号

GU NIAO

孤 鸟

麦洛洛 著

策划出品 磨铁图书
责任编辑 卢亚兵
特约监制 魏 玲 韩沐晓
产品经理 杨 阳
特约编辑 孙悦久
营销支持 花 卷 金 颖
封面设计 TEAYA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 2 号)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7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 150mm × 230mm 1/16
印 张 21 字 数 323 千
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4438-7
定 价 39.80 元

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010-82069336

目录

相逢在黑夜的海上	〇〇一
【自序】 孤独交响	〇〇五
【前奏】 梦城	〇一一
【奏鸣】 我们的理想国	〇一五
【慢板】 流星纷纷陨落	一八一
【终曲】 归去来兮	三二三



相逢在黑夜的海上

文／韩松落



韩松落，当代知名作家。现居兰州。20世纪90年代开始写作，作品见于《散文》《天涯》《大家》等处。个人代表作有：《我们的她们》《怒河春醒》等。

在一档电台节目里，需要回答一个问题：你生命中最难忘的年份有哪些？我慢慢回忆：1983年，1996年……2003年，2009年。

这些年份都发生过什么？它们的共同点是什么？

借助别人的提问，我发现了它们的共同点。在那些年份里，我正和一些人聚在一起，和家人在一起，和学校社团的同学在一起，和最好的朋友在一起，和家乡的四时风物在一起。

最难忘的年份，是那些相聚的年份。和家人坐在葡萄架下，聊天到深夜；和社团的同学在一起，在金灿灿的落日里架设广播线路；和朋友夜夜纵酒，在灯火辉煌的酒吧街，从东走到西；在家乡碧绿的山坡上，拍下无数照片。

那之后和那之前，也不是没有聚过，只是人再也没有那些年份那么全。人和人之间，再也没有那么默契。而我自己，也没有那些年份那么热爱相聚。后来我学会了一个词，可以解释这种现象：茶蘼效应。人生有波起浪伏，有浪尖有谷底，总会一代不如一代，一年不如一年，一聚不如一聚。江河日下，人心不古，人生纵然是一个大盛年，也得有许多小盛年成全。小盛年是怒放，其他都是茶蘼。小盛年是积蓄，其他年份都是消耗。

麦洛洛说，《孤鸟》这本书写的就是孤独。而这孤独，却是由“相聚”衬出来的。全书的前半部分，在那所名叫“理想国”的孤儿学校里，孩子们聚在那里。那是他们最不好的时光，穷，弱，无枝可依，经常要以少年之血，去换取注意，换取



友谊。那却也是他们最好的时光，穷，弱，无枝可依，所以必须互相依赖，晨昏与共，呼吸与共，深深嵌入对方的生命。

此前或之后，再也不会有那样深的契合，那样无间的嵌入，那样毫无保留的托付。而孤儿学校里，所有草木的清香、大地的芬芳，都是种种安慰。纵使天上没有夕阳，也有漫漫长夜中一缕代表温度的月光。因此，就算是洗漱间白瓷砖上的污垢、窗框上油漆的剥蚀，也在这些安慰之中，显得特别上镜。

这一切有赖于孩子们的相聚，那所学校离了他们，荒凉就变成真的荒凉，寂静就变成死寂，落拓也瞬间坐实。孩子们离了彼此，命运就变成真的命运，生命就变成人生，预兆都纷纷实现。但离别必然是要到来的，在他们相聚的当时，离别之剑就挂在他们头上。所以他们的一言一语，爱恨嗔痴，都特别扣人心弦，因为转眼就要从怒放到荼蘼。

全书后半部分，孩子们的童年转眼落花结果，离别就此到来。相聚时冰冷地取暖，像一盆熄灭的炭火，从温热渐渐冷落成彻底的孤寒。一整个孤寂青春铺在我们面前，烘托出整个时代折射在他们灵魂中的寒意。越到后面，麦洛洛的行文就越是平实，可暗藏在平实剧情里的激流却越是汹涌。仿佛黑夜暗到极致时，能在云朵里看见绽放出来的一点黎明之光。孩子们离别之时，天空“流星陨落”的暗喻，正是象征了那漫长一夜将要过尽后，即将所见的光明。

可故事的结局，却没有如我们预料的那般，能看到一丝温暖曙光。麦洛洛将故事留在了最暗的夜色里，让书中的“孤独者”万劫不复，永落深渊。书中的孤儿，一个人前来，在他生命里出现的人，又一个个逐渐消失，他最终又一个人孤独地离去。

好在故事的“终曲”能让我们在那一则童话中，在孤儿离世之际的最后一刻，回望他灿烂的童年，回到他的赤子心和本心中去。这则关于寻找亲情的童话，也许



是麦洛洛想告诉我们：童话是美的，是温暖的。但童话也是假的，不真实的。就像女孩在划亮火柴，看到幻觉的那一刻，只要有一点微弱光芒温暖她，哪怕马上就要重归黑暗，知道温暖不过只是虚假的海市蜃楼。只要曾有一束光芒温暖心灵，也能为即将面临光芒之后所见的更深黑暗，积蓄一点勇敢。

读完《孤鸟》，写得这么好，让我很意外、很意外。曾经以为麦洛洛是偶像，却没想到，他在文字的世界里不是偶像。他写得这样圆熟，这样得心应手，这样体力充沛（我始终认为写作是体力活和心力活，总之是力气活），像跑惯了马拉松的人，什么时候蓄势，什么时候加速，什么时候和别人共振，什么时候脱颖而出，都有计划。局部的雕琢刻画和整体的调遣安排，全都悠游自在。少年相处场景，让我想起苏童。以书信构架的后半段，甚至让我想起《刽子手之歌》。

我们得尽力撇开他偶像形象的干扰，去那个幽深碧绿的小王国，看看少年们怎么积蓄一段盛年，怎么储备一个账户，为将来可以预见的孤独，准备尽可能多的回忆。

有过这么一段记忆，我们就可以更好地面对孤独。正如麦洛洛所言：书写孤独，才能认清孤独，才能不再孤独。直视生命悲凉的本质，是种莫大的勇敢。

“醒时同交欢，醉后各分散。永结无情游，相期邈云汉。”又或是：“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，你有你的、我有我的方向。你记得也好，最好你忘掉，在这交会时，曾经互放的光亮。”

韩松落

2016年10月



【自序】



孤独交响



我很小的时候，就学会了沉默不语。喜欢抬头凝视天空，喜欢开窗观望寂寞的大雨。就在我沉默的时候，耳中却清晰地听见了世界的声音。十多年后，一个清冷的早晨，当我坐在故乡的窗前，看到初冬雨水将窗外孤山染透，浩瀚树林苍茫，四下寂然无声。此刻，世界就在远方等我。我忽然明白，无声便是一种孤独。我看到自己的灵魂，正在离开沉默的躯壳。

我开始构思一个关于“孤独”的故事。在一个不关注作家的年代，我写了一个不讨巧的故事，关注了一个边缘的题材，完成了一个叛逆的作品。因此它注定是饕餮盛宴里一道冷僻的生鲜。但对我而言，完成它，比其他事情更为重要。

十六岁时，我患上了抑郁症。抑郁伴随失眠。二十几天我没有睡觉，强大的精神压力摧垮我的身体，最后不得不求助心理医生。吃了一段时间安眠药，抑郁症状有所缓解。在我彻底治好病症之后，心理医生告诉我，其实他给我开的药并不是安眠药物，而是有益身心的维他命。我受到极大的震撼，怎么都不明白，为什么精神疾病也会莫名自愈。

后来，我终于得到了答案。原来，抑郁与孤独只是每个人的常态，就像一个人会感到喜悦，是很自然的生理现象。人的肉体器官会得病，精神依然如此，尤其是那些天生心灵就比较敏感的人。肉体有免疫功能，而治疗心灵最好的药物，是时间。其实孤独的分量没有减少，只是随着年岁渐长、经历累积，我们对于孤独的承受能力变强了。如此而已。

这便是我要告诉你的“孤独”。

孤独不是一种负面能量，恰恰相反，我觉得孤独是一种励志。如果一个人连孤独都可以抵御的话，再大的挫败都无法击垮他的人生。人更多的是在绝望当中、在悲伤当中，勇敢地站起来。有目击悲伤的能力，这是最大的励志。



励志，可称之为一种积极的自我催眠，是在你成功的刹那，感到自己原来是没有多少志气的，所以才需要拿出更多的勇气，继续往前迈进。乐观不见得能净化人的心灵，但孤独却是净化人心的捷径。

就像我认为，悲剧和喜剧，归根结底，其实是一样的。喜剧的终极是悲伤，悲剧的终极是悲到最后有壮烈的、乐观的东西喷发出来。如同一枚钱币的两面，是物极必反的道理。

这些年，我一直保持着清洁的生活习性。不爱泡吧，拒绝夜夜笙歌。写作使我只对“人性”本身感兴趣，对环境就不太有兴趣。像那些科学家，需要将大把时间扔进一生的研究，他可能丧失了日常生活的一些快乐。写作也是这样，将时间扔进人性的黑洞。一个人若看穿人性，就看穿了孤独的质地。知道所有事物都有周期，所以对亲密关系持有警惕，所以向孤独靠近。

“孤独”的反义是“亲密”。但亲密并不是一劳永逸的。亲密的关系更不在血缘上，而在于心灵。无论世间哪种感情——亲情、友情，或是爱情，再深的情感都不足以改变什么。比如死亡。你再爱一个人，都无法改变他走向坟墓的方向。

也许，“及时行乐”是面对一切情感关系最舒服的态度。有了你就痛快地去爱，不要瞻前顾后，没有便安安静静地享受孤独。爱是一种随时出现又随时消失的过程，和厮守一生不是一回事。厮守一生的关系，其实离“爱”已然很遥远了。不是你的一腔热情，就可以使这些情感变得百依百顺。

所以在很早的时候，我就明白了命运的无常，不大追逐执着的幻觉。人们认为这是悲观。可他们忘了，这只是生命的常态。就像清水能洗去衣服上的污垢，就像眼泪能涤净心灵的污浊，悲伤是快乐最真实的对照。人若太趋向光明，太趋向温暖的东西，就会丧失看待真实的能力，岂不是活在一座无形的空中楼阁里，危险反而更大？



生命的有些真相是残酷的，是人的本能不愿去触碰的，所以才难以客观地认知一份情感，所以时时感到孤独。

书的卷首语，摘自萧红的话。她说，她在禁闭的笼中，在无尽的孤独里，度过了生命的“黄金时代”。——是那段穿行在黑暗隧道的时光，奠基了走出洞口后，抬头望见光明的刹那。

“黄金时代”并不是指一个人最丰满的人生阶段，而是当你面对失败之时，心性是否依旧灿烂，是否可以坦然接受幸福将逝。这才是对自己的生命，或是对别人生命的一首赞歌。Hymn for the lonely.

所有关于孤独的思考，已全数写进故事。我写了一群孤独的孩子，他们在各自的生命旅途中流浪，最后在一起，奏出一首孤独的交响乐。他们努力寻找光明。有人成功了，反被生活奴役，苟且回避着生命悲凉的真相；有人失败了，却奴役了生活，决绝地与命运对抗，活出最真实的自我。他们是非常有尊严的人，在守护着并不美好的岁月，却表现出最强大的战胜命运的姿态。

故事里的那些孩子，最终在我心中活成了“英灵”。或许他们依旧经历着苦修，继续上演着没有止境的悲伤。又或许，他们早已证悟了命运的困厄，降服了烦忧，心甘情愿地委身于世间的残酷，最后涅槃于无念的净土。

然而，故事结尾的那则童话，证明他们早已将他们的命运挥舞在翅膀之下。如所有正在爱的人一样，没有谁比谁的爱更温暖，只要心里曾经怀揣热望。童话是美丽的，我想给这些“失败者们”一丝安慰，以此感谢生命这样的嬗变过程。

书写孤独，以此认清孤独，最后不再孤独。直视生命悲凉的本质，是一种勇敢。



世事如海，所有文字终将归于尘埃。愿这些孩子的故事，像一阵微风，在尘埃落定前奏起音乐，使“孤独”得以欢快起舞。

麦洛洛

2016年2月28日

夜阑人静写于大理

前奏 梦城



【前奏】



梦城



一切都要从这里说起。

后来，我们的记忆已开始淡忘这里。我们记得的，只有这个带些梦幻色彩的城市——梦城。以及像梦境般断断续续、残残缺缺的梦城回忆。

回忆里，天一亮，梦城的清晨便会被一层薄雾笼罩，仿佛舞台上为了营造唯美效果而喷洒的干冰。我们拖着半夜残梦醒来，步履迟缓地走向操场。在操场东边角落，矗立着一个栏杆，也许是给以前的学生们做运动的场所。清晨的第一缕光辉总是最先洒在栏杆顶端，我和乔树噌噌噌地爬了上去，阳光照在身上暖暖的。不一会儿，西面灌木林里的植物醒了，在晨雾里抖落叶片上的露水。于是泥土也醒了。露水滴进泥土里，将地下的蚯蚓、昆虫都叫醒了，它们在地里打滚、翻转，继而一整片天地都醒了。薄雾散去，越来越多的阳光将陈旧的校园照亮，操场上回荡着我们的脚步声和口号声：“一二一、一二一……”声音在空阔的校园里回荡开来——于是，我们赖以存活的理想国，终于醒了。

说起我们理想国的历史，其实荒谬得可笑。它是由一个废弃中学改建的。八年前，这所中学因一桩意外事件，蒙上了恐怖色彩：在一个异常宁静的中午，一位中学生突然从六楼坠落，脑水、血水溅了一地，死相极为恐怖。而后在这所中学寄宿的学生，总能在傍晚时分，听到摔死学生的哭泣。闹鬼的传闻愈演愈烈，随着生源流失，校园日渐荒废下来。空置了几年后，梦城的领导将这里划归成了一座孤儿院。

这就是理想国的前世今生。我们是第一批走进理想国的孤儿。来到理想国之前，我们挤在一处破陋的小窝里，睡大通铺，吃大锅饭。这个小窝显然经历过好些年头，但谁也不清楚小窝的主人是谁。小窝的环境，连蛇虫鼠蚁都嫌弃，地上散着层层叠叠的垃圾，臭气熏天。掉漆的墙面，露出可怖的红砖内里。我们缩在不足三十平方米的小窝里，排得太满，月光、日光都被我们的身体挡住了，常年阴冷。我们就像一只只白色的臭蛆，在如化粪池一般的窝里如鱼得水。夏夜，毒蚊子觅味而至，却找不到落脚之处，就勉强落在我们头顶的那面红砖墙上。我们常用巴掌去



拍，拍出小小的血泊来，才能意识到身在小窝的憋屈。地板是生水泥的，沙砾粗糙的表面，一会儿就磨秃杨妈妈一支新扎的拖把。

可想而知，当我们走进这个空旷的校园时，是多么兴奋。我们完全忽略了曾经的恐怖传说，将此视为理想的完美国度。我们不再睡大通铺，每个人都有一张小小的床，我们用破了洞的草席，盖在铺积着灰尘的床板上。推开窗户，风灌进来，把房里的臭味吹开了。窗里窗外，傍晚不白了，紫起来，又灰下去。我们全都挤在窗前，凝视绚烂的晚霞消退。我们像手提一根蘸满快乐的大羊毫，快乐的墨汁蘸得不能再饱，一触即溃溢开来，洒在我们理想国的雪白宣纸上。

而我们注定要用快乐，书画我们伤悲的青春岁月。但我们不曾伤悲。我们是一群从出生就没见过父母亲的孤独鸟，我们相依相偎，我们快乐得不知所以。而我们的快乐，在别人眼中，正是一种无可名状的伤悲。

搬进理想国的第十天，梦城的好心人给我们送来了一些床褥和一台收录机，于是我们在理想国的日子更丰富了一些。每到晚上，我们全挤在杨妈妈的寝室，听广播里传出的《梦城新闻》。广播里的女声，一口带梦城乡音的普通话，常把我们惹得哈哈大笑。但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，外面世界的多姿多彩，顺着播音员蹩脚的普通话，一次次传进我们心底，让我们升起向往。

向往，使我们看到了理想国的边界，那是四面扎着玻璃碎片的围墙，将我们与外界分隔开来。现在，我们还只能遥望窗外，好像虎狼奔走的森林里，一群劫后余生的梅花鹿，异常警觉地注意着外面的风吹草动。生怕错过一声，就不能再与外面连接，将被永远放逐在这个如荒岛一般的理想国里。

所以，我们很早就懂得了，要想逃离这个没有依靠的国度，只能激发出最原始的动物本能。在漫无边际的黑暗中，在无穷无尽的关押里，徒手挖出一条血淋淋的逃亡之路。

我亲历了这个国度隐秘的、不能与人语的沧桑痛史。我从“小兵”长成了“元老”，从受欺压的奴隶变成了欺压别人的奴隶主。在我们的理想国，学不会欺压别